

■感悟生活

写给章予欣的妈妈们

○王珍

一个女孩十六七,应该是中学生的年纪,她却完成了从女生、女人到母亲的全过程。这个母亲的女儿叫章予欣。是家住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清溪村的章子欣,是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二年级女生章子欣,是2019年7月4日被租客梁某和谢某骗去做花童的9岁女孩章子欣,是7月13日下午3点左右,在象山松兰山景区海里发现的遗体章子欣……

章子欣,一个胖乎乎的女孩,一头粗黑的长长马尾辫、一件上白下淡绿的汉服长裙,很温柔、很乖巧、很听话、很易于与人亲近的样子。

短短9年的人生,似流星划过夜空。

除了极少的几位亲人,她没能给人留下太多的印象,更多的人是在关心她的失踪案时看到了截屏上的她。甚至是她的父母,又和她的人生打过几次照面?她和这个世界作别的前两

三天,跟她最亲近的“好”人,居然就是那对要了她命的男女!

就在章子欣遇难的次日,作为一名长期缺席的母亲,她并不知道女儿被人骗走,当然更不知道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人世,她只是在亲戚的陪同下,来和女儿的父亲办掉了离婚手续。

在女儿的一生中,她的出现似乎只是一个偶然——生下女儿的时候,中间短暂的相处和偶尔的电话,然后的相见,就是永远的告别了!

她说,她和女儿的父亲合不拢,他不是自己要托付终生的男人。她说,那时(生孩子时)我还太小,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母亲,承担不起母亲的责任。

作为一个女生,她可以这么说,作为一个母亲,她的反悔来得太迟!作为缺席的母爱,这是人生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务。

章子欣的妈妈曾女士说,16岁那年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,在工厂里认识了章子欣的父亲,两人产生好感。“就是两人一说

话,看着我就笑”……

想起三毛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中的诗句:“记得当时年纪小,你爱谈天我爱笑……”这么清纯无瑕的爱情,没有世俗的风霜,美好得直让人往回穿越至《诗经》中。那时的女孩十六七甚至更早的十二三,她能做啥?没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有的只是跟母亲学织布纺纱绣花,下田采薇、采莲、采桑、采茶。江南可采莲,采莲间隙,看着鱼戏莲叶间;情窦初开,采桃摘瓜的时光,投我以桃,报之以李,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。桑间濮上,采摘之间就是女孩们的小桥流水,花前月下。

章子欣的妈妈们就是今天来到都市的采桑女采茶女。和城里的女孩不同的是,她们的耳边没有父母那种“都是为你好”的絮絮叨叨,没有严厉的读书、考试的督促声,也没有学校老师的管束。她们从很小时就已经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,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,从小就有一个共同

的名字,叫留守儿童。所以,她们的人生路要走得好好走得稳,需要更多的自律。

有人说,她们生在穷人家,她们够可怜的,你凭什么高高在上地苛责她们?我听了觉得惶恐和心虚,我确实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,但我还是忍不住有话要对她们说,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有更多的章子欣啊!

其实,我一直佩服那些为了爱情而勇敢的人们,可以不听逆耳忠言,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利弊权衡,只顾一心念着自己的爱情心经,我的爱情我做主,为爱出发,义无反顾向前冲。

但是,相爱之后呢?

更多的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让我明白,我更应该去佩服的是——那些不后悔当初选择,不忘初心的人们。不管爱的路上有多少艰难坎坷,能坚贞不渝走下去的,才是真的勇敢。

感情确实有许多理智根本就无法理解的理由,所以,我们必须不断修炼,不断成长,加持

理性。因为最原始的本能只有有了理智的加入,才能让人活得更像人。同样,婚姻中除了两情相悦,或是能负担柴米油盐的体力或者能力之外,必须有责任、义务、道德、良心的投入。

一个16岁的孩子,自己学无所成、居无定所,既无稳定的职业,也无安身立命技能和学养,用什么来结婚生子做母亲?就像自己羽翼未丰,还奢谈什么在自己的羽翼下护雏?

所以,我想对还没成章子欣妈妈的姑娘们说,至少,等你长大了再说爱,再来做母亲,心智未全就着急慌忙地成了生理母亲,就像一只鸟,翅膀完全没长硬朗就硬起飞,坠落,摔伤或者粉身碎骨,都不是有可能的。

当然,如果你已经成了章子欣的妈妈,你只有带着你的孩子勇敢坚强继续飞,途中你可以停留,可以喘息,但你不可以放手,因为你的手一放开,你的孩子一定掉向深渊……

■情景交融

夏夜蝉鸣

○朱敏江

正值夏夜,推开窗户,一片树影婆娑,伴随着清风扑面而来的,还有阵阵的蝉鸣。知了、嘛叽嘹、黑老哇哇,在昆虫家族中,蝉是名称较多的一种。而它的幼虫名称更多,爬爬、爬拉猴、蝉猴、知了猴、结了猴、肉牛、结了龟、神仙、蝉龟,不胜枚举。

晚风习习,驱赶走了夏夜的闷热,给我的房间注入了满满的清凉。蝉鸣从树梢间轻轻掠起,像清风拂过水面,婉转成一泓清亮的乐音,源源不断传入耳中,让人倍觉清爽。我静静地立于窗边,满怀愉快地欣赏着这天籁般的清音,如同虔诚的信徒静听着入耳的梵音。

静听蝉音,我不仅生发出一个想法,是不是在每个人的耳中,蝉鸣都是如此清亮悦耳呢?

我知道,至少在雍正眼中,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吵闹邻居,午间清梦的搅局者。雍正皇帝还是皇子时,府邸树木苍劲,每逢盛夏,居于树上的雄蝉,便会竭力振动腹部的鼓膜发出声音。刺耳的蝉鸣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尖刀,穿过高大的殿墙,直钻雍正耳鼓,成了无休无止的鼓噪。为了不让蝉搅了自己的午觉,喜静畏暑的他专门设立了粘杆处,让人操杆捕蝉,消除鸣蝉的强大噪音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粘杆处后来却演变成了与蝉无关的特务机关。

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听来,这蝉音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其时,在长安城的一座监狱中,高墙外遒劲的古槐树上,飘出了阵阵蝉鸣,飘入了狱中囚徒骆宾王的耳中。失路艰虞,遭时微纆,身陷图圉的骆宾王,被这蝉鸣勾起心中的幽怨,他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唏嘘。秋蝉高唱,触耳惊心,他不禁写下了这样一首悲愤的诗——《在狱咏蝉》:西陆蝉声咽,南冠客思侵。不堪玄鬓影,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。

让我敬佩的是,骆宾王虽闻蝉鸣生悲感,然却能引蝉自喻,赞誉蝉高居枝头,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的美德,蝉自然也成了他最佳的人格化身。

画面翻转,我们将时空转到北宋时期都城汴京的郊外。一个骤雨初歇的夜晚,帐幕中的柳永一杯一杯地饮酒,仕途失意和恋人即将分离,让他心情抑郁。破碎的月影下,与爱人执手相看泪眼,满眼的恋恋不舍。此时,树梢间的蝉音传出,满耳皆是浓浓的凄凉和不合时宜的急促。蝉影茕茕,柳叶瑟瑟,离愁别恨、仕途惆怅交织,在词人心头萦绕,全都化作了满怀的愁绪。

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,受排挤罢官在上饶隐居的大文豪辛弃疾,独自外出赏景。路过黄沙岭时,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和着蛙声扑面而来,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在词人眼前铺展开来。摇曳的枝叶间,蝉鸣响起,而在词人听来,此时这蝉鸣不再是扰人的嘶鸣,而是那么地清幽,那么地令人陶醉。

同样的蝉鸣,为什么听在不同人的耳中,却有不同的感觉呢?我想这也许与各自不同的心境有关吧!

■微型小说

婷婷

○姚崎峰

那日,我在老屋的院子里伺弄几棵果树,春光明媚,枇杷正黄,樱桃也快熟了。这几年,我一般会在双休日去老屋走走,喜欢乡村的田园风光和清新空气。

乡间小道上,走来一个人,我从树干的缝隙看过去,是老家的邻居,按辈份我得喊他叔。他与老婆在镇上经营蔬菜摊好多年了,生意一直不错,这些年也算是挣了一些家业。

他正走着,回头喊了一声:“婷婷,快点,我们到西瓜地里去看看。”

这个名字,我有印象。是他女儿的名字,其实,我也是近几年才确切知道这个名字的。姑娘小时候见过几面,我外出工作时,村里也很少去,基本碰不上面;她外出读书的那几年,我就再没再见过。直到她毕业回来工作后,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碰见,我坐在她的侧位,我看了又看,像,像她的妈妈。于是,小心地问及,回答是肯定的。那一次,我也才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婷婷。姑娘大概25岁的样子吧,不算大龄,去年10月嫁人了,酒席是在村里办的,很隆重。我们是同一个族的人,都吃了喜宴。男方家在市中心。

我依稀记得婷婷小的时候,骑在他的肩膀上,父女俩一路逗着笑着,从我家矮篱笆外的小路上走过,我真是羡慕不已。

听他这么一喊,我估摸着,是他女儿回家来看他们了。

我望了望小道,没有别的人。冷不丁地,却蹿出一条大狗,绕过低矮的围墙径直朝我跑过来。这狗吐着大舌头,蹭着我的身体转,吓得我不敢乱动。

这是一条体型较大的狗,长毛蓬松,具体是什么品种,我不太清楚,也许是牧羊犬吧。

“婷婷,你干啥,快回来!”他又看看我,笑着说:“xx你在啊。不要怕,它不会咬人的。”

我略显尴尬地笑问:“叔,你家婷婷回来过吗?”

“很少。她最近怀孕了,不方便。”他回答。

它绕着他撒欢不已,一前一后从院墙外走过。

我又想起办酒席的时候,男方来接女方上车的那刻,他微微侧过脸去,他的喉结一动一滑,眼里似有泪光在闪烁。我想,那一定是父亲对女儿依依不舍的真情流露。

也许,这就是一种亲情的转嫁吧。

■百姓故事

我的写稿情结

○董柏云

涂鸦文字,已有40多年了。

早在部队当兵时,我就有爱好写观察笔记的习惯,在那时看到军报上有喜欢的句子、段落、小诗等,便把它抄录在笔记本上。到了有空时揣摩品味,日积月累,收获不小。而要说真正写稿、投稿,完全是一次偶遇。

清楚记得1988年11月6日下午,市区府横街发生了一起火灾。一场大火把我厂职工的家全部烧毁了,更可惜的是有位女职工正准备结婚,这场大火把她的全部嫁妆烧成灰烬。时任厂工会主席的我,马上会同相关车间负责人赶赴现场了解灾情,并向受灾职工家属表示慰问。随即,厂工会做出募捐决定。不到5天时间,很快收到汇总数目不小的捐款和粮票。目睹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,我内心无比激动,很快将目睹的一切,在最短的时间里写出了《烈火无情人情深》的文章,并将稿子送到《绍兴日报》编辑部。11月22日,《绍兴日报》以“通讯”载体,再现了我厂募捐的动人一幕。当这篇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文章刊出后,厂领导表扬了我,说我写出了全厂职工团结互助的精神;职工们说,看了这篇报道感到振奋和感动。

也许偶然终究成为必然。有了第一次登报的经历,我一发不可收地为报刊撰稿。40多年里,几易单位,写稿曾给我带来的荣耀,

也给我添过烦恼。

因经常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,署上真名实姓,时间久了,会被别人说“捞外快”。为了不让人知晓,我就开始用“晓冬”的笔名。“晓冬”与“小董”谐音,我的不少言论都是用“晓冬”笔名发表的。有道是,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!

我的笔名的泄露,也是一次偶然。我工作部门的下属单位,也有一个姓董的职工,一天,他跑到办公室问我,这“晓冬”是你吗?我愕然,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他说,那天他收到一封报社寄来署名“晓冬”的信,拆开来一看,里面稿费单上写有我的名字。自此以后,我的笔名很快传开了。

其实,我的笔名被人知晓后,也不全是坏事,还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。“我看你写的文章都与工会工作有关,何必用笔名呢?”有领导的壮胆和鼓励,我的许多文章便从此署上真名出现在报刊上。更意想不到的,这些刊登在全国各地报刊的数百篇文章,居然得到工会领导的关注,决定为我出集子。于是,我的《无悔的选择——新时期工会工作随笔》一书得以出版,并下发到基层工会,得到不少工会干部的好评。

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总还得有点追求,有所爱好。即便现已退休,我还时常坐在书桌前,静心写点东西,也算是一种爱好吧。



禅意的插花

郭建生 摄

■思绪点滴

走在森林的边缘

○缪宇光

大学寝室下铺的兄弟,现定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。每天清晨,他要在小区里散步,总是和一只成年野鹿不期而遇。他特地拍下照片,晒在朋友圈里。

在我家乡,这个国家森林城市的东湖边上,每天也有新时期工会工作随笔》一书得以出版,并下发到基层工会,得到不少工会干部的好评。
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有这样的文字:“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,成熟后却迷迭平庸,在我们寻找、伤害、背离之后,还能一如既往地地相信爱情,这是一种勇

气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,迷失的人迷失了,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”

几年前,我曾去云南香格里拉拉旅游,在旅游车上,青年导游一个劲地讲中国远征军杜聿明部,从缅甸穿越野人山古老森林撤回滇西的故事。其情节之悲惨,死伤人数之多,一般人难以有走进去过,就喜欢走在森林的边缘。

于是,我的脑海中有有了这样的认知:森林是神奇的,也充满了未知的陷阱;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,没有沉着的心态,还是不要随便踏进森林。

我喜欢在家乡森林的边缘走

路,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,在整洁平坦的人行道上,一边走,一边听音乐。这样的感觉,真是自然而美好。

森林的边缘是什么?是简单、自在的生活。即使生存的重压累得喘不过气,在森林的边缘走一走,我便感觉心情舒坦。而森林仿佛让人深不可测,感觉有很多迷路和陷阱。

我喜欢在森林边缘行走,即使懂得行走森林的基本常识,也不会轻易踏入森林一步。因为,我怕在森林里迷失自我。

让生活变得简单点,其实也挺好。

■难忘记忆

贵人老卢

○李志铭

并不简单。报社里,我是最年轻的记者,当然也是社会阅历最浅的那个。每天除了采访写作,可能还要面对微妙的人际关系。有人好心告诫我,在机关里,如果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,你就是有再大的能力也寸步难行。此时,或许老卢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中午在长桥散步时,他把我叫到他跟前,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对我说,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毁于随。一个人是要靠本事的吃饭的。不要受那些不良风气的影响,记者的土壤应该在社会实践中。老卢的一番话很朴实,仿佛像寒夜里的炉火照亮了我的胸膛。

之后,我几乎打破了当时报社“坐班制”的惯例,深入山区、海岛,快乐地奔跑在一线,写出了一篇篇接地气、有价值的文章。

记得一年秋天,到温州采访一桩重大新闻,为了赶发稿件,

我急急地踏上晚班车的回程。不料,在青田境内那弯弯山道上,客车司机为了躲闪前方货车上的长竹,慌乱中车辆不幸翻下了山坡。庆幸的是,我没有死也没有伤。中途,我给老卢打了电话,讲述了遭遇。电话里,只听见老卢在不断地问我,人有没有事?人有没有事?那时候,我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

那几年,老卢像父亲一样对我充满着期望,而我就像一个老农在新闻的土壤里守望丰收和喜悦。几乎每年我都有新闻在全国及省内获奖。每当我捧着那大红色奖状的时候,脑子里都是老卢的影子,想起了老卢那句赠言。可以说,没有老卢,也许也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。

在报社,老卢的清廉是令人生畏的。那个年代,上级政策还没有对单位购买礼品多加限制。可老卢的心里有一杆秤,需要多少就买多少,一切按计划而

人类的生命离不开大自然的哺育,每个人也离不开开天厚土的滋养。漫漫人生路上,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权贵,还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,也许都会得人所助。这些帮助过你的人,俨如天上那颗闪亮的星星,照亮了你的生活。这种曾予你援手且不计回报,甚至影响或改变你人生之人,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

那一年,我还在一家工厂工作,因为偶然的一个机会,我在省报上发了几篇文章,被报社发现后,欲调我去做记者。

当时,上级部门的工作调令已发出半月有余,可厂里没有一丝动静。那时,老卢亲自给工厂领导打了电话,并让人稳稳地转告我,调动只是时间问题,做好准备。我夹着尾巴在忐忑不安中又度过了短暂而漫长的半月。终于在月底的最后一天也是一年的最后一天,我如愿以偿地去了杭城南山路的报社。

之前,我不认识老卢,与老卢也没有任何交往。可这一切就在这个美妙的季节,老天向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户。

老卢是这家报社的常务副总,这些帮助过你的人,俨如天上那颗闪亮的星星,照亮了你的生活。这种曾予你援手且不计回报,甚至影响或改变你人生之人,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

老卢为人十分低调和谦虚。他常言,自己是穷苦出身,也没读过几年书,现在这点墨水也是在解放后速成班里学的。他说自己之前也没办报的经验,组织上让他当报社主编,纯粹是赶鸭子上架。可在我们眼里,老卢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。在老卢手下工作,感觉非常温暖而踏实。

我是一个简单的人,可生活